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Jean-Christophe

(法) 罗曼·罗兰 著
罗倩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Jean-Christophe

(法) 罗曼·罗兰 著
罗倩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六卷 安多纳德

雅南一家是一个有着纯正法国血统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偏居在外省的一角，从不与外族联姻。尽管社会经历过多次动荡，但是这个家族的许多后代依旧留在法国。他们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除非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否则，他们不会选择离开这块土地。他们如此眷恋这片土地并没有太多的理由，更不是因为利害关系；如果说他们怀有恋乡情结的话，那也不过是文人墨客的看法。那份无法割舍的、浓郁而强烈的乡情，是这个家族所共有的。几百年来，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这片土地上的空气，完全融入了这片土地；他们能听见土地的心与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动，就像两个同床共枕的人息息相通，感受着对方难以捉摸的颤抖，体会着季节的更替、阴晴的变化以及万物的声息。最让他们留恋的，并非是故乡美丽的景色和惬意的生活，而是简单、质朴的故土对他们倾诉着知心的话语。

雅南家族居住在法国中部的一个省份。这里的土地平坦而湿润，小小的古城毫无生气，倦怠的面容倒映在一条静止的、混浊的运河中；小城的四周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耕地、草场、小溪、森林，接着又是千篇一律的田野……没有名胜，没有古迹，也没有任何纪念性建筑。总之，没有什么诱人的景色，而这一切却让人深深眷恋。在这混沌麻木的环境里，却蕴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任何人初次体验时，都会难以忍受，然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深深地被它打动，已经对它刻骨铭心，再也无法割舍。对他们而言，单调的景色、沉闷而平和的氛围，有一种浓郁的温馨和无穷的魅力；尽管他们并不以此为荣，甚至妄自菲薄，却依旧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难以忘怀。

雅南家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里。早在16世纪，雅南家族就迁徙到了小城。总有几个叔祖伯祖之类的人物呕心沥血地编制族谱，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些清贫勤俭的小人物的世系。最早，他们的族人只是农民、佃户、工匠，后来，有人在乡里做了文书、公证人，最后都搬到城区去住了。安东尼·雅南的父亲奥古斯坦·雅南是一位银行家，他非常能干，却像农民一样狡猾而固执；做事规矩，却不刻板；工作勤奋，却也喜欢享受；因为他说话直接，喜欢挖苦人，再加上他富有且会精打细算，因此，方圆几十里的人既害怕他，又尊重他。他身材矮小，却精力旺盛，十分健壮，红扑扑的大麻子脸上长着一双有神的小眼睛。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名的好色之徒，至今这个毛病也没有改掉。他喜欢吃也喜欢喝，更喜欢开低俗的玩笑。他的吃相很有意思：除了儿子安东尼之外，还有几个和他地位相当的朋友作陪，他们是调解员、公证人和本地的神甫——老雅南瞧不起神职人员，不过那个人如果也喜欢大吃大喝的话，他倒是乐意与他共餐——这群南方的粗野汉子围坐在餐桌前，彼此胡闹取笑，不时敲打着桌子，狂笑不止；快乐的气氛不仅感染了厨房里的仆人，也感染了周围的四邻。

一个炎热的夏天，老奥古斯坦穿着一件衬衣到冰凉的地窖里取酒，因此，得了肺炎，不到一天就去世了。尽管，老奥古斯坦并不相信所谓的天堂，然而，却像外省那些对宗教半信半疑的小市民一样，在临终前，还是同意按照宗教仪式走了一遍过场；他不想听妻子唠叨个没完，而且，对他来说，这些仪式也无所谓……再说，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

他的儿子安东尼接管了他的生意。安东尼也是个矮胖身材，面色红润，神气活现，胡子剃得很光，只留着鬓角，说话声音特别响，又很急促，让人听不清，常常带着一些手势。尽管他缺乏父亲的理财本事，但办事能力还可以。因为银行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经营下去，家业自然会兴旺起来。因此，在当地他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其实，对于祖业的发展，他并没有多大贡献，只不过规规矩矩地多用一点儿心了。他为人体面、厚道，所以无论在哪里都会受到尊重。他态度谦和，举止大方，待人热情，感情有些外露，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口碑很好。他虽然从不浪费金钱，却易于动情；看到别人受苦，他就会流泪，从内心里感到难过，让当事人大为感动。

和小城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政治在他心目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外表激烈、内心温和的共和派，向往自由，热爱祖国，也像父亲一样反对教会。他是市参会议员，和很多议员一样，喜欢捉弄本教区的

神甫或者城中妇女称颂的传道士。法国小城里反教会的行为，总是丈夫和妻子争吵的起因，是父亲和儿子争斗的导火线，几乎家家如此。

安东尼·雅南在文学方面很有抱负。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接受过拉丁文学的教育，对于许多篇章都烂熟于心；他喜欢拉封丹、布瓦洛等人的名句以及18世纪诗人们优美的语言，还竭力模仿他们的风格写了几首诗。在他朋友中，和他有同样爱好的人还为数不少，因此，写诗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大家传诵他的打油诗、四行诗、限韵诗、藏头诗、讽刺诗和民谣；尽管有些诗句显得露骨，但都不失风趣；他在诗中也没有忘记歌颂吃喝玩乐的奥秘，卢瓦河地区的诗人们都乐意吹捧他的诗作，把他比喻成鬼才旦丁：

……于是他用屁股吹了喇叭……

这个活跃、快乐、健壮的矮胖子，却娶了一个与他性格截然相反的妻子。他的妻子叫露西·德·维里埃，是当地法官的女儿。德·维里埃家——本来姓德维里埃，就好像石头在滚落时裂成了两半，他们的姓氏变成了德·维里埃^①，是法官世家，都是法国老司法界中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处世严谨，非常重视法律、义务、公民意识、个人尊严——特别是职业尊严；他们为人诚实，几乎有些迂腐。在上个世纪，他们受到教义极其严格的冉森教派的影响，因此，如今除了蔑视耶稣教派外，思想上还带有悲观和沉重的色彩。他们总是悲观地对待生活，不但不去克服现实中的困难，还要制造新的麻烦，并以此作为他们怨天尤人的借口。露西·德·维里埃也具有这些家族特征，与她丈夫盲目的乐观主义截然不同。她个子瘦高，比丈夫高出一头，身材匀称，而且很会打扮，尽管格调高雅，却总有些拘谨，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她恪守妇道，对人也同样苛刻，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和偏差，因此，大家都说她冷酷、高傲。她虔诚地信仰宗教，这也是他们夫妻间争论不休的焦点。然而，他们却十分相爱，尽管时常争吵，却又离不开对方。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都不太精明：丈夫不了解人的心理，只要一张笑脸和几句好话，就会让他上当；妻子不懂得做生意，而且，对此毫无兴趣，也从来不过问。

^① 法国姓氏之前冠有“德”字，为贵族之标识。所以，德·维里埃（即姓氏前冠有“德”字）与德维里埃（“德”字只是姓的一部分）所表示的出身完全不同。

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叫安多纳德，儿子叫奥里维；安多纳德比奥里维大五岁。

安多纳德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端庄大方，褐色头发，法国式的小圆脸，灵活的眼睛，额头饱满，下巴纤巧，鼻子小而挺直——如同一位法国老肖像画师形容的那样：“她在说话或倾听别人说话时，清秀而高雅的鼻子，微微地翕动，顿时让整张面孔富有生气，表露出内心波动。”她继承了父亲开朗乐观的性格。

奥里维则是一个瘦弱的男孩，金发，像父亲一样矮小，但是，性格却和父亲完全不同。童年时，他总是生病，这让他的身体变得很糟，尽管家人格外地关爱他，然而孱弱的身体让他小小年纪就变得更愁善感，喜欢幻想，害怕死亡，不懂得如何应付生活。他性格孤僻，喜欢一个人独处，看到别的孩子在一起嬉戏，就会远远地躲开，感觉同他们在一起很不舒服；他不喜欢他们的游戏和打闹，更受不了他们撒野；他宁可挨揍也不会还手，倒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害怕伤着别人而不敢自卫；如果不是有父亲地位的保护，他可能早就被小伙伴欺负死了。他性格温顺，十分敏感：一句话，一个亲切的问候，一声呵斥，都会使他落泪。他的姐姐心理可比他健康多了，时常取笑他，管他叫“小喷泉”。

两个孩子性格迥异，各自怀揣梦想，却相亲相爱。安多纳德渐渐长大了，出落得越发美丽动人，大家都称赞她漂亮，她自己清楚，因而，心里暗自得意，为未来编织了许多梦想。奥里维则柔弱而忧郁，不肯与外界接触，只是躲在封闭的内心里，自欺欺人地编造一些荒唐的故事。他像小女孩一样，渴望爱人，也渴望被爱；他不与同龄的孩子来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他自己为自己设想出几个朋友：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埃蒂埃纳，还有一个叫弗朗索瓦；他只是与幻想中的朋友做伴，更加疏远了现实中的小伙伴。他真正的睡眠时间很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漫无目的地幻想。清晨，仆人叫他起床，他把赤裸的两条小腿垂在床沿，或者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就开始发呆。他双手浸在脸盆里，也会发呆。坐在书桌前，写字或者看书时，他也会一连几个小时都在胡思乱想；猛然间，他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就又会惶恐起来。吃饭的时候，家人跟他说话，他也是神情恍惚，过了许久，才想起别人的问话，可是回答到一半，又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他沉醉于迷迷糊糊的幻觉，过着重复、单调的生活，所有熟悉的氛围让他变得迟钝、麻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有一部分住着人，大部分都闲置着；空旷的地窖和阁楼，显得有些阴森；一间间空房子，神

秘地紧锁着房门，百叶窗也严严实实地关着，家具、镜子、烛台都用罩子遮盖着；画像里的祖先总是对着他微笑；帝政时代的版画，都是一些放荡不羁和行侠仗义的故事。屋子外面，对面的铁匠铺，铁匠正在打铁，铁锤在铁砧上叮当乱响，风箱扑哧扑哧地喘着粗气，马蹄被烫出一股焦糊的味道；洗衣的妇女蹲在河边捣衣；隔壁的屋子，屠夫在重重地剁肉；街道上，不时传来清脆的马蹄声；水龙头哗哗地响；运河上的转桥来回转动；堆满木材的货船，在纤夫的牵引下，缓缓驶过高高的花坛；铺着地砖的院落里有一小块空地，种着两株丁香，周围种着天竺葵和矮牵牛；临河的平台，大木盆里种着月桂和开花的石榴树。有时，邻近广场的集市上，满是穿着显眼蓝布衫的农民，赶集的喧闹声、嗷嗷的猪叫声混成一片……礼拜日的教堂，唱诗班唱着跑调的赞歌，老神甫在念弥撒时几乎快睡着了；一家人在车站大道上散步，碰到正在散步的人家，就客客气气地脱帽致意，大家都把一家人一起散步当做必不可少的娱乐——他们一直走到阳光普照的田野里，聆听云雀从遥远的天空传来的歌声；或者沿着清澈、静止的运河走去，河岸两边是簌簌发抖的杨树……接下来，便是丰盛的晚餐，餐桌上摆满了数不清的食物，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论着美味佳肴，在这个方面，他们都不是外行。在外省，讲究美食是一件大事，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家也谈生意，也讲粗俗的笑话，还会没完没了地讨论起疾病……这时，这个小男孩像一只小老鼠似的，安静地坐在餐桌边，嘴里总是在咀嚼，其实吃得却很少，只是认真地听大人讲话。他把所有的话都听进去了，如果听不明白，就会用想象来填补。在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几百年的家族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能猜出自己没有或者几乎不理解的思想。还有厨房，充满了血腥和各种味道，老厨娘添枝加叶地讲述着离奇而可怕的故事……终于熬到了晚上，老宅里，奇形怪状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令人胆战心惊，蝙蝠悄悄地出动了，还有硕大的老鼠和毛茸茸的蜘蛛；他跪在床前祷告，自己也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附近救济院的小钟敲响了，修女们也休息了；最后是洁白的小床，那是他避难的摇篮……

一年最美妙的时光是在乡下庄园里度过的春天和秋天。在那里，没有人干扰，可以自由放飞想象。两个孩子就像大多数有产者的子弟一样，不愿意与平民阶层接触；对仆人和农夫，他们从心底感到害怕与讨厌。他们继承了母亲贵族的高傲——准确地说，是有产者的优越感——瞧不起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奥里维整日骑在一棵栲树上，阅读一些有趣的故事：有神

话、游记、《一千零一夜》，还有缪朱乌斯或奥尔努瓦夫人的《童话集》。像大多数法国外省小城里的男孩一样，他向往着遥远的地方，做着环游世界的梦。一片小树林遮挡住了房屋，他便以为自己已经身处远方了；不过他知道自己离家很近，因而并不觉得惶恐；其实，他并不喜欢独自远行；他在大自然中怅然若失。四周树木茂盛，透过枝叶之间的空隙，可以望见远处发黄的葡萄藤和广袤的草场，各种颜色的母牛在悠闲地吃草，低沉的叫声在田野间回荡。雄鸡高亢的啼鸣在村落间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谷仓里传出了不均匀的打谷声。在宁静的空间，数不清的小生命在奔忙着。一队队行色匆匆的蚂蚁；满载而归的蜜蜂发出犹如管风琴般的轰鸣；漂亮而笨拙的大黄蜂盲目乱撞——奥里维忧心忡忡地观察着这些忙忙碌碌的生灵，它们似乎急于奔往同一个方向……它们到底打算去哪里呢？它们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总会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敌意的世界里，奥里维不免紧张起来。一听见松果落地或者树枝折裂的声音，他像一只小兔子似的惊跳起来。花园的那一头，安多纳德在发疯似的荡着秋千，听到丁零当啷的铁环声，他这才放下心来。

安多纳德也在依照她自己的方式做梦。她整天笑咪咪地在花园里搜寻着，既好奇，又贪吃，像一只画眉鸟一样啄着葡萄，偷偷地从墙边摘下一个桃子，爬上李子树，或者不怀好意地走过去，轻轻地摇晃几下，于是，黄色的李子雨点般掉落下来，把它含在嘴里，顷刻间就会融化，如蜂蜜般又香又甜。有时，她会不顾大人的限制，飞快地摘下一朵早上就留意的玫瑰，然后溜到花园尽头的过道里，把小鼻子埋入醉人的花朵中，贪婪地闻啊、咬着、吮着；接着，就把玫瑰藏在一对小乳房中间；她好奇地看着膨胀的乳房把半敞的衬衣撑得鼓鼓的……还有一件被父母禁止却十分有趣的事，那就是脱去鞋袜，光着脚走在花园小路清凉的细沙上，走在潮湿的草坪上，踩着树荫下冰凉的石板或者被阳光晒得滚烫的石子。再不然，她就跑到树林边轻淌的小溪里戏水，任由阳光、溪水、泥土亲吻着自己的双脚、双腿和膝盖。或者她会躺在浓密的柏树下，瞧着在阳光下透明的小手，不由自主地亲吻绸缎般光滑、浑圆的胳膊。她用藤蔓和橡树叶编织花冠、项链和裙子，在上面缀满蓝色的野菊花、红色的伏牛花、青色的松枝，将自己打扮成是一个未开化的小公主，然后，一个人绕着喷泉翩翩起舞，张开胳膊，不停地旋转，一直转到头晕目眩，栽倒在草地上，她把脸埋进草里，忘乎所以地放声大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笑。

两个孩子在自己的天地里，欢快地享受着各自的时光。有时，安多纳

德从树下经过，想戏弄弟弟一下，忽然抓起一把松针，扔到他脸上；或者摇动他身下的树，恐吓要把他摇下来；再不然，一下子扑到他身上，嘴里“嘿嘿”地叫着。

有时，她会变着花样地捉弄他。她为了把他从树上骗下来，故意说妈妈叫他，一旦他下来了，她就会爬上去抢占他的位置。奥里维满心不愿意地咕哝，扬言要去告状。其实，安多纳德在树上根本待不到两分钟。等到她把奥里维耍弄够了，看到他气得快要哭了，便会从树上下来，扑到他身上，大笑着摇着他，喊他“小傻瓜”，然后，把他推倒在地上，抓一把青草撩他的鼻子。他拼命反抗，却招架不住，两条细细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牢牢地摁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只好仰面躺着，像一只四脚朝天的小金龟。于是他只得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表示屈服。安多纳德看到他认输了，也就心软了，松开了手，把他搂在怀里，最后，抓起一把青草塞到他嘴里，笑着跑开了。奥里维把青草吐出来，抹着嘴，气得直叫，而安多纳德已经一溜烟地跑远了。

她总是在笑，即使在睡梦中，她依然在笑。夜深人静的时候，睡在隔壁房间、正在自编故事的奥里维，经常会被姐姐傻呵呵的笑声和断断续续的梦话吓出一身冷汗。屋外，树木在风中呜呜作响，猫头鹰在不断地哀鸣；远处，在树林深处的农家，狗在不停地狂吠。在朦胧的夜色中，奥里维看到沉重、幽暗的柏树在窗前鬼影般晃动，此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是让他安下心来。

这两个孩子都笃信宗教，尤其是奥里维。父亲公开地反对宗教，让他们感到吃惊，但是，父亲并不干涉孩子们的自由。事实上，父亲同许多无信仰的有产者一样，并不反对家人信教；因为在敌对的阵营里有自己的亲人，终归不是一件坏事；况且，谁都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总之，他不信教，却相信有神的存在，在恰当的时候，他也会像他父亲一样，请神甫来主事；他认为这样做，即使没有好处，却也不会有坏处；就像一个人去买保险，并不是因为相信家里一定会着火。

身体虚弱的奥里维一向有着神秘主义倾向。他有时会觉得自己不存在了。他过于柔弱，需要一个精神支柱，因而容易轻信；在忏悔的时候，他体会到了痛苦的快感，对他来说，把自己托付给那无形的上帝是一种满足和幸福；上帝永远会对你敞开胸怀，你什么都可以对他诉说，他完全明白，而且会原谅你所有的过错；他沐浴在谦卑和仁爱的氛围中，体会着信仰的抚慰，灵魂得到了休憩和净化，变得无比纯洁。他认为信仰是一件自然而

然的事；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怀疑信仰，或许是他们心怀不轨，或许是上帝在惩罚他们。他偷偷地祈祷上帝施恩，为父亲指点迷津；有一天，他随父亲去一个乡村教堂，看到父亲画了一个十字，不禁深感欣慰。他把《圣徒行传》的故事与妙不可言的童话混为一谈。小的时候，他认为两者都真实可信。他十分熟悉嘴唇开裂的斯加巴、喋喋不休的理发匠，还有驼背的小个儿加斯加尔；在乡间散步时，他特别留意衔着草根的黑色啄木鸟，认定它们能为寻宝人指明方向；在孩子的想象中，伽南和福地^①也变成了法国的勃艮第或者贝里地区；当地有一座圆顶的小山，山顶上长着一棵小树，看上去像一根枯萎的翎毛，他就把它想象成亚伯拉罕燃烧火把的山头；麦田边上，有一丛干枯的荆棘，他就认为这就是上帝显灵时地方，上帝化身为燃烧的荆棘，经过年深日久，火已经熄灭了。后来，他渐渐长大了，到了不再相信神话的年龄，却依然喜欢沉醉在民间传说里，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内心；那些美妙的传说为他增添了许多乐趣，他甘愿受骗。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复活节前一天的礼拜六，他就会留意前一个星期四飞去罗马朝圣的小钟，带着一面小旗从空中飞回来。后来，他总算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传说；然而，每当听到大钟敲响时，他还是不免抬头仰望；有一次，他似乎看到了——尽管明知是不可能的——一口系着蓝色的丝带的钟从他家的屋顶上飞过。

他要逃避生活，逃避自己，因而，迫切地需要沉浸于传说和信仰的世界里。他苍白而瘦弱，为此，痛苦万分，他害怕别人提到这些情形。他生性悲观，母亲的性格遗传到了他身上；悲观的情绪更适宜在这个病恹恹的孩子身上生根发芽。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大家都和他一样；休息时间，这个十岁的孩子不去花园里玩耍，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边吃点心，一边写着他的遗嘱。

他写了很多东西，每天晚上都在偷偷地写日记，并且乐此不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似乎除了写一些废话，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对他来说，写作是祖传的一种嗜好。几百年来，法国外省的有产阶级——这个坚不可摧的古老阶层——世代相传着这种习惯。他们用一种愚蠢的、几乎是英雄式的耐性，一五一十地记录着每天的言行、见闻、饮食、思想，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别人，而完全是为了自己。他们心里明白，没有人会读这些东西，连自己写完之后也不会再看第二遍。

① 伽南为《圣经》上巴勒斯坦的古名，福地为其别名。

姐弟俩都有音乐的天分，特别是奥里维。音乐和信仰一样，成了他躲避强烈阳光的庇护所。他的天赋同样遗传于母亲。然而，他们的趣味并不高。在这个外省的小城里，没有名人指点，很难培养出高雅的艺术品位。在当地，所能听到的音乐，无外乎是本地的铜管乐队吹奏的进行曲，或者是——每逢节日——阿道尔夫·亚当的集成曲；教堂里管风琴演奏的浪漫曲；有产阶级的小姐们在五音不全的钢琴上，弹奏的华尔兹、波尔卡、通俗歌剧的序曲、莫扎特的奏鸣曲——听来听去总是那几首，且总是那几个音符出错。每逢家里招待客人，这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晚餐之后，凡是会弹琴的人，都会被请出来表演；他们先是红着脸推辞一番，由于盛情难却，只好凭着记忆弹奏一支自己拿手的曲子。于是，在场的人纷纷称赞演奏者惊人的记忆力和“完美”的技巧。

这套仪式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上演，让两个孩子参加晚宴的兴致大打折扣。如果让两个人合奏巴赞的《中国之旅》或韦伯的几首小品的话，他们可以相互配合，还不至于害怕。然而一旦让他们单独演奏，那简直是一种折磨。安多纳德的胆子比较大，尽管心里不愿意，却知道躲不过，便镇静地坐在钢琴前，速度极快地弹奏起回旋曲，有一段弹得乱七八糟，有一段弹得驴唇不对马嘴。她突然停了下来，转过头，笑嘻嘻地说：

“啊！我不记得了……”

说完，又果断地跳了几拍，接着往下弹。弹奏完毕，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在众人赞扬声中回到座位，笑着说：

“我弹错了好多音符！……”

然而奥里维却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他无法忍受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奏，不愿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话，已经是活受罪了。让他弹琴，而且是为那些不热爱音乐、甚至是厌恶音乐的人演奏，他们请你弹琴完全是出于礼貌，这分明是强人所难，他拼命地反抗，却无济于事。有几个晚上，他竟然跑掉了，躲到走廊，或者跑到黑屋子里，甚至顾不上害怕恐怖的蜘蛛跑到阁楼上。殊不知，他越拒绝，别人越坚持，话说得越俏皮；这时，父母也在斥责他，倘若他再不听话，就要挨上几个耳光。最后，他只好顺从了，自然弹得很糟糕。到了夜里，他又后悔自己弹得不好，因为他从内心喜爱音乐。

小城的鉴赏水平也不总是那么没有品位。有一段时间，两三个有产者家庭举办过几场不错的室内音乐会。雅南太太也时常会提起她的祖父，说他的钢琴拉得不错，还会演唱格鲁克、达拉哈克和贝尔东的歌曲。至今

家里还收藏着一本意大利歌谣和一大厚册乐谱。正如柏辽兹所说的安德里厄先生一样，可爱的老头儿不仅“喜欢格鲁克”、“他也喜欢皮契尼”，或许他更喜欢皮契尼。^① 不管怎么说，在外曾祖父的收藏里，意大利歌曲占了绝大部分；它们都成了小奥里维的音乐食粮。尽管这些食品营养不丰富，有点像大人硬塞给孩子嘴里的糖果，会搞坏孩子的胃口，以至于无法接受纯正、健康的食物。然而，奥里维的胃口很大，什么都影响不到他的食欲。他得不到正餐，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他就用糕点充饥。因此，契玛洛莎、帕西埃罗和罗西尼就成了这个神秘而忧郁的少年的奶妈，然而在他需要乳汁的时候，他们喂给他的却是意大利葡萄酒。

音乐深深地打动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弹琴，自娱自乐。对于所弹奏的曲子，他不求理解，只是被动地接受和享受。没有人教他和声，他也从不在乎。这个家庭，尤其是他母亲一家，对于科学以及与科学精神有关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些摆弄法律的人，完全是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碰到一道数学题就束手无策了。据说，他们一个远房亲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居然进了测绘局工作，因为整日里面对繁杂的工作，最后，人疯了。外省传统的有产者世家，思想健全，讲求实际，然而，由于单调、无忧的生活而变得浑浑噩噩；他们通晓人情世故，深信凭着这个法宝，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他们认为科学家与艺术家是一类人，尽管科学家更有用，却不如艺术家高明，艺术家没有实用价值，却正是高雅的表现；而科学家更像一个手艺人，像一个更有学问、疯疯癫癫的工头，这也正是他们最不体面的地方；他们只是擅长在图纸上写写画画，但是一走出工厂，就毫无用处了；如果没有一个通情达理、善于为人处世、有经营头脑的人带领他们，他们绝对不可能大有作为。

其实，人生阅历和商业经验并不像这帮通晓处世哲学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一种沿袭多年的习惯，只能应付一些简单的事情。一旦遇到意外状况，需要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他们就不知所措了。

银行家雅南就是这一类人。在小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因此，他的银行业务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其实，他在这方面并不具备出众的能力；不过自从他接手之后，业务开展

^① 格鲁克与皮契尼为18世纪两大意大利歌剧作者，他们的作品在法国十分盛行，而且竞争激烈，当时的音乐爱好者分为格鲁克派与皮契尼派。

得很顺利，他便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很有天分。他总是说，做人只要诚实、勤恳、通情达理，就足够了；他希望将来把家业传给儿子，也不问儿子是否有兴趣，就像他父亲对他的做法一样。他在思想上并没有为孩子们做好准备，只是一味地任由孩子自由成长，只要他们身心健康，活得快乐就行，因为他十分疼爱他们。因此，这两个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活的严酷。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在稳定的内地，在富有家庭里，在和蔼、快活父亲的呵护下，朋友众多，受人尊重，轻松地享受着舒适、惬意的生活。

奥里维即将行坚信礼，他被神秘的梦想搅得昏昏沉沉的。安多纳德也十六岁了，她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如同四月的黄莺在快乐歌唱，青春的心灵满是醉人的芳香。她的肉体 and 心灵犹如盛开的鲜花，不免暗自得意；她知道自己美丽，听到别人的夸奖以及父亲口无遮拦的赞美，更让她忘乎所以。

父亲常常出神地看着她；他喜欢女儿的撒娇，喜欢女儿对着镜子顾盼自怜，喜欢女儿天真可爱地耍些小性子。他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开她的玩笑，数落她的小秘密，说她征服了多少男人，多少人打算向她求婚；他列举出一大堆体面的有钱人，但是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丑。她伸出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把脸贴住父亲的脸，急得哇哇大叫，继而又哈哈大笑。他问女儿，哪一个是她相中的幸运儿：是那个被雅南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还是那个肥胖的公证人？她用小手捶他，或者干脆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他亲吻着她的小手，用膝盖颠着她，嘴里哼着一首民间小调：

美人儿，你到底想要谁？

是不是要一个丑老公？

她扑哧笑了，摸着父亲下巴上的胡子，跟着唱了下去：

与其丑，不如俏，

夫人，请您做媒。

她想要自己选择意中人。她知道自己很富有，或者说，她将来会很有钱，她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她说，她可以得到一份“丰厚的陪嫁”。当地名门望族的儿子整日里围着她转，千方百计地讨得她欢心，用花言巧语编织了一张大网，打算捉住她这条美丽的小银鱼。不过，这条聪明的小银鱼

只是想跟他们开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聪明的安多纳德早就识破了他们的把戏，觉得十分有趣；她喜欢被人追求，却不愿意被人追到手。她年纪虽小，却早就清楚自己应该嫁给谁了。

一般来说，每个地方只有一个贵族世家，他们自称是外省诸侯的后裔，其实，多数只是国家资产的买主，有的是18世纪的行政官，有的是拿破仑时代的军火供应商。当地有一个姓帕尼凡尔的世袭贵族，在离城几里远的地方，拥有一座城堡，尖尖的塔顶由闪光发亮的石板瓦砌成，四周林木葱郁，林中还有几口鱼塘；他们对雅南家百般殷勤，他们的儿子也在极力讨好安多纳德。小帕尼凡尔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属于同龄人中体格强壮的大块头。他每天只知道狩猎、吃喝、睡觉；他会跳舞，会骑马，风度翩翩，人也不笨。他经常穿着马靴骑着马，或者坐着双轮马车，从古堡到城里来；他去拜访银行家，总是借口有生意上的事，有时会带来一筐野味，有时会送给太太们一大束鲜花。他借此机会开始追求雅南小姐，两个人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为了讨她的欢心，他竭力说着笑话，手不时捻卷着胡子，马刺蹬在阳台的地砖上叮叮直响。安多纳德觉得他很讨人喜欢，心里美滋滋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完全陶醉在甜蜜的初恋中。奥里维却很讨厌这个小乡绅，嫌他太健壮、太笨重、太粗俗、笑声太大、手太硬，而且总是拧他的脸蛋，还不知趣地喊他“小家伙”。他不由自主地十分讨厌这个爱上他姐姐的陌生人，或许他觉得姐姐应该只属于他一人，而不属于其他人！……

然而，大难终于临头了。几百年来，那些富裕的古老世家，一直依附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将土地的养分都榨干了，因此，生活中遇到一些灾难，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他们无所事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和养育他们的大地同样不朽。殊不知，他们脚下的土地早就变成了烂泥，根须也腐烂了，一铲下去，就能把全部铲除。于是，人们就开始怨天尤人，抱怨横遭厄运。其实，如果大树牢固的话，就没有“厄运”可言，或者说，即使厄运降临了，那也只会折断几根小树枝，并不能将大树连根拔起。

银行家雅南生性胆小，有些爱慕虚荣，容易轻信他人。他总是自欺欺人，把“表面现象”与“实际情况”混为一谈。他喜欢挥霍，但是由于世代相传节俭的习惯，加上事后能及时反省——他能浪费几立方木材，却舍不得一根火柴——因此，他的浪费还不至于让他大伤元气。在生意场上，

他也不够谨慎。朋友向他借钱，他来者不拒；想要成为他的朋友也不是一件难事。他把钱借出去，却不让人写借条；欠款的账目记得马马虎虎，别人借钱不还，他也不会去讨要。他相信别人的诚实，就像他认为别人也相信他的诚实一样。表面上，他心直口快，处事果断，其实内心十分怯懦。一些不可靠的人向他借钱，他也从来不敢拒绝，甚至不敢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好心；一方面是过于胆小怕事。他不肯得罪任何人，其实是害怕受到侮辱。因此，他总是选择让步。由于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他借钱就更起劲了，仿佛向他借钱倒是帮了他的忙。他自信、乐观，因此，很容易就相信每一笔生意都是赢利的。

这些做法自然会赢得债务人的好感：农民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他们知道他会有求必应，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不会放过。其实，一个人感激之情——包括正直的人在内——就像成熟的果实一样，应该及时采摘下来，否则，它就会烂在树上。几个月之后，借过雅南先生钱的人，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他的帮忙是应该的；甚至有人会想，雅南先生如此热心，一定有利可图。一些颇有心计的人，便会在赶集的时候，给雅南先生送来一篮子鸡蛋或者一只猎获的野兔，以为这样就抵消他们的债务了，即使不够还债，至少在人情上也互不相欠了。

一直以来，找雅南先生借钱的人多是一些老实人，而且所借的数额不大，因此损失的钱也不多，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他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有一天，雅南先生碰到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家，他的厄运开始了。此人探听到银行家有钱而且好说话，便摆出了架子，胸前挂着十字荣誉勋章，自称朋友中有两三个部长、一个大主教、一大堆参议员，以及一批文艺界和银行界知名人士，此外，还认识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社；他说话的口气既威严又亲热，正好符合雅南先生的心意。他自我推销的手段并不高明，换作比雅南先生稍微精明的人肯定会有所怀疑。他拿出一大摞达官显贵写给他的信，信的内容无外乎是一些客套的应酬，不是感谢他的宴请，就是邀请他赴宴；众所周知，法国人从来不吝啬笔墨，即使刚认识只有一小时，只要对方说话有趣，且不向他借钱，他就会欣然和对方握手，接受对方的宴请。其实，借钱也可以，只要看见有人肯借钱给他的新朋友，他才会跟着慷慨解囊。因此，一个聪明人看到别人因钱而犯难，想帮帮他的话，只需要找到一只领头羊，让它先跳下水，然后，其他的羊自然会跟着往水里跳。雅南先生正好就是那只领头的羊，他天生就是一只温顺的绵羊，生来就是给人剪羊毛的。他被对方交际广泛的假象和阿谀奉承的言语

蒙骗住了，尤其是听取了对方的建议，尝到了一些甜头之后，被整个儿拖下水了。起初，他只是牛刀小试，赚了钱；继而，便下了大注；最后，不仅押上自己全部积蓄，而且把客户的钱也投了进去。他没有通知客户，自认为有十足的把握；他想帮客户发一笔意外之财，让大家钦佩他的理财能力。

生意失败了。他是从一个有业务往来的巴黎商人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那个人只是在信中随口提到了最近一宗倒闭案，然而，没想到雅南也是受害人之一，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自己生意。银行家的轻率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忽略了——似乎是故意避免——向别人打听有关这家企业的信息；他只是一味地相信自己的感觉，悄悄地进行这项投资业务，仅凭三言两语的道听途说，就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了。人在一生中难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和判断，有时似乎是在自投罗网；而且，面临厄运时，又害怕有人前来相助，对一切能挽回败局的苦口良药都充耳不闻，只是焦躁不安地一直往前冲，好让自己痛痛快快地一头栽进去。

雅南先生决定去找那个家伙，直奔火车站，心急如焚地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他还心存幻想，希望那个消息不是真的，至少是被夸大了的。他没有找到那个人，却证实了灾难性消息的真实性。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却没有露半点口风，一时还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他希望能拖延几个星期，哪怕只有几天也好；他凭着盲目的乐观，认为总能找到补救的办法，即便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也不能让客户遭殃。他尝试过各种方法，可是由于手忙脚乱，错失了许多的机会。他不得不四处借贷，却屡遭拒绝。万般无奈之下，他铤而走险，拿出剩余的一点儿钱去做投机，结果全部赔光了。从此，他前后判若两人，性格完全变了。他闭口不谈这件事，却变得生硬、粗暴、易怒、忧郁。当着外人的面，他照旧装出高兴的样子，然而，时常会露出马脚，不过，大家只是以为他身体欠佳。但是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小心了；他们很快就觉察到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变得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他忽然会冲进一间屋子，翻箱倒柜起来，把所有文件、票据之类的纸张胡乱地甩了一地，因为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或是因为家人想过来帮忙，他就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随后，他又会站在一大堆乱糟糟的纸张中间发呆；家人问他找什么，他竟然也说不清楚。对于儿女，他似乎不再关心了；或者在拥抱他们的时候，他却在悄悄地流泪。他吃不下也睡不着了。

雅南太太明白要大祸临头了。然而，对于生意上的事，她既不懂，也

从来不过问。每当她开口询问时，丈夫都粗暴地打断了她的问话；她一气之下，也不再多问了。整日里，她只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神不宁。

对于即将降临的灾难，两个孩子都茫然不知。安多纳德非常聪明，照理来说，她应该像她母亲一样，对即将发生的事有所预感；但是她完全陶醉在初恋的欢喜之中，尽量不去思考那些烦心的事；她相信乌云总会散去，即使无法避免，到时候再面对现实，也为时未晚。

最理解可怜的银行家内心苦闷的人，只有小奥里维。他感觉到父亲在受苦，只能默默地陪着父亲一起受苦。然而，他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他尽量不去避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他像母亲和姐姐一样，相信迷信的说法：如果你不去想倒霉事，倒霉事就不会发生。可怜的人们一旦遇到威胁，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这样灾难就找不到它了。

蛊惑人心的流言飞语开始传开了，大家都在说，这家银行的资本金已经亏空了。接待客户时，银行家依旧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几个疑心最重的客户还是坚持要取回他们的存款。雅南先生绝望了；他拼命地为自己辩护，满脸委屈地埋怨大家不信任他；他甚至和老客户大吵大闹，这样更引起了大家的怀疑。人们纷纷上门要求提款，银行家一下子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出了一趟门，拿着银行里最后的一点儿钱，到了附近一个温泉小镇去赌博，不到一刻钟，就全部输光了。

他的不辞而别让整个小城里的人都慌了神，大家都说他已经畏罪潜逃了；雅南夫人费尽了口舌，才让人们的恐慌和愤怒平息了下来；她恳求他们要有耐心，并且发誓说她丈夫一定会回来。尽管，他们心里愿意相信，却还是有一些犹豫。因此，一听说雅南先生回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甚至想，自己之前的担心完全多余的；即使是遇到了麻烦，凭着雅南先生的精明，他也有办法渡过难关。银行家从容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大家的想法。现在，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尽管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心里却反倒异常镇定。他下了火车，在车站前马路上碰到了几个熟人，就一脸从容地走过去，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已经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葡萄却长势良好，还谈到了当天报上披露的内阁倒台的消息。

他刚回到家，满心疑惑的妻子就迎了上来，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出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他假装没有留意妻子的激动和不安。妻子试图从丈夫的脸上分析出他此次出门的结果；为了面子，她没有开口询问，希望他能主